

人世间

春节琐记

李镇

刚刚过去的春节于我而言,虽过得有些寡淡,但是仍有收获。

去年十一月,随着女儿出国留学,家里的氛围似乎一下子变得冷清了许多。

节前,女儿发来微信说,国外只过新年,我们的春节,人家没有概念。学校里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过年回不了家。

我装着风轻云淡地安慰她,以学业为重,好好学习,回不回家不重要。

其实,孩子来到我们身边的二十年间,春节一直是三口之家热热闹闹过的。尽管有时候女儿闹腾得心里烦,盼着什么时候才能清静点,可是当这份清静真的到来时,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得劲儿。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此番和女儿远隔重洋,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

女儿长大了,纵有万般不舍,也不能一直留在身边。她有自己的梦想和生活,总有一天她会挥手远行。

记得小时候,常听母亲念叨一句话:“居家过日子,过的就是孩子。”这句话以前只当成耳旁风,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

刚进腊月门,妻子就说,今年咱家也与时俱进,改改规矩吧。往年节前疯狂囤货,有时半年才能清空库存。今年就不多置办年货了,一来超市离家近,供应也丰富,二来现吃现买新鲜。

话说得冠冕堂皇,理由相当充分。其实我知道妻子是言不由衷,真正的原因还是孩子不在家,她有点适应不了,自然也没有了置办年货的心情。

我宽慰她,再等几年,女儿成家了,咱两人一起过春节是常态,要慢慢适应这种改变。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

也许,这种转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说说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儿吧。对于女儿,我一直觉得亏欠挺多。我一生平淡,几番沉浮,既没有谋得一官半职,又没有积下丰厚家业。她小的时候,我和妻子为了碎银几两,疲于奔波,对她陪伴不多,许多周末是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一直佩服她的自立能力,于我而言,这份与她小小年纪不相称的自立

的背后,是我的平庸与无奈。尤其在我赴晋工作的那几年,聚少离多,对她的照顾更是不周全。中考时,我曾答应过她考完试一起去北京逛逛,可惜诸多理由,一拖再拖,终没成行。现在她长大了,根本用不着我带着她去了,她背起书包就可以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种亏欠,是我心底的隐痛。说到过年,有人说,年味是乡土味,是团圆味,是那种掂着脚的期盼,是那种相互依偎的温暖。我固执地认为,还是在农村老家过年好,那里更有烟火气,更有亲人情。

除夕上午九点多,似乎是为了迎接大年的到来,天空中雪花漫舞,飘飘洒洒,颇有点迎祥纳福的味道。

我先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再和妻子一起贴春联。贴上对联,大门立即有点喜气洋洋的感觉,节日气氛更加浓郁。此刻,我又一次想起女儿。往年贴春联女儿是我的搭档,今年换了人,有点手忙脚乱。

房客小孙夫妇回文登老家了,临走时打电话说,叔,今年的春联还得你帮忙贴。我满口答应。房客老徐是拆迁户,都四年了新房还在空气中飘着。前年除夕贴春联时,因为眩晕,老徐一头从梯子上栽了下来,春节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出院后他心有余悸,说,老弟,我年纪大了,血压偏高,贴春联的事以后就由你代劳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就到了中午。妻子先把给祖先的贡品打理好,才把饭菜端上桌。我没有动筷子,只是一个劲儿地看手机、刷抖音,时不时瞅一眼门口。几遍催促后,妻子有点愤懑,独自扒拉了几口米饭。妻子说,你是想闺女了。我说,没有,就是不饿。妻子说,净说假话。往年这个时候咱们热热闹闹吃火锅,今年缺个人,你的心飞了。

晚上十点钟,女儿发来拜年视频,我给她转完红包就早早躺下了。躺着也睡不着,依旧是刷抖音。以前,没有抖音,我还多少看看春晚,现在已经完全和春晚断了亲。往年拜年时,亲友相聚总会议论一番春晚节目,现在基本没这个话了。偶尔提及,很多人会回答,没看。

大年初一早上六点多,按照习俗要到亲朋好友、长辈邻里家拜年。草草吃

了几口饭,收拾妥当出了门,就往哥哥家走去。

这是近十年来我第一次登他的家门。因家务琐事,我们彼此不相往来。尽管没吵没闹,也没撕破脸皮。

随着年纪的增长,父母的先后离世,时间慢慢冲淡了一切。前年清明节前,哥哥在街上碰到我,提出父母去世满三年了,应该立个碑。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择个好日子,碑立了,兄弟的名字刻在一起,头磕在一块,亲情隔阂的坚冰融化了。那天,天很蓝,没有风。我们兄弟俩并排站在父母墓前,相视无语。我猜测,若父母地下有知,他们也会为我们高兴的,毕竟是血浓于水。

进了哥哥家的门,问了安好。哥哥很开心,端茶送水,剥糖递烟。他说,咱爸妈都走了,就剩咱老哥俩。过去的一些不愉快就让它翻篇吧,咱们俩的年龄也往六十上数了,不能让外人看笑话,家和万事兴。

我们的手搭在一起,我的眼睛湿润了。

想想几年来,由于我们之间不往来、少沟通,有些爱看热闹的人,趁机说了不少话,拱了不少火。还好,我们还是理性地守住了底线,没有擦枪走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要感谢那些人,是他们让我更加懂得了“家不和外人欺”的道理,是他们催促我果敢地走进兄长的家门。

离开了哥哥家,我心怡然。接下来穿堂过屋拜了一上午年,拜年的微信和电话也不断,有点手忙脚乱,口干舌燥,但累并快乐着。

过年就该是这个样子。临近中午才回到家,妻子说,下午咱们一起去看春节档电影吧。我说,算了吧,不凑那热闹了。贾玲和张艺谋的票房不差咱这两张票。忙了一年,哪也不想去。

泡上一壶茶,静静地在家里坐了一个下午,享受慢下来的时光,顺便梳理了一下过往,也不错。

想想岁月如流,半生蹉跎,想想刚刚过去的一年,百感交集,心绪难平……年过了,跌跌撞撞的日子还得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是为记。

父亲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我可能还会喝,没有把啤酒从冰柜里面拿出来,结果酒瓶子都给冻碎了。

后来,父亲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了。过年放假回家,最多的时候是看到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们忙年。看着我们,他心里也许感觉很满足吧。

2020年后,每年的除夕这天,我一如既往地放假、回家、吃饭,只是饭桌上只剩下了啤酒,没有了白酒,更没有了冰的啤酒……

因为,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诗歌港

一片雪花

刘学光

隔着窗
看雪花飘洒
一片一片
记忆飞扬
如临摹画一样
恰似童年过年的景象

回忆悠荡
如秋千一样
故园难忘
一片雪花
也让你
勾起儿时的欢畅
安抚你内心的过往
如一盏温暖的灯火
照耀着记忆回想
跳跃在胸中滚烫

隔着窗
凝望远方
一片雪花
仿佛岁月荡漾
倏然
童年的冬天
片段晴朗
一串串糖葫芦
诱人难忘
母亲靠着窗台
望着雪花撒狂
唠叨着日子愁长
唯有我的欢笑
打破了日常

一片雪花
幽香芬芳
那是春节的模样
丢失的童年盼望
眼眸补偿
那是来自故园的新景象
在城市里
漫天飞翔

集市上

林海

农田被老农搬到了大街小巷
大海被鱼贩子拉到了大路旁
这里
一年四季是春天
这里
一年到头
会听到鸡鸭鹅的合唱
春天
会被茄子辣椒笑弯了双眼
夏天
会被海兔酱馋得肚皮发胀
秋天
会吃到春天的大樱桃
冬天
会嗅到
夏天茉莉花的芳香
每到赶集日
老两口都会推着小车
拉回春天放在后阳台保存
每逢双休日
小两口都会搬来大海
放进冰柜中雪藏
愿千年传下来的烟火气
在你家他家我家越传越旺

只剩下啤酒的除夕

郭晓辉

1987年,我考上了中专,放寒假的时候,从烟台坐绿皮火车回到了老家。

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春运这么顺畅,因为是到烟台念书的第一个寒假,归乡心切,兴匆匆地向前硬挤,生生把新买的西服袖子给挣掉了。印象中,那是一件米色西服。

回到家,能够明显感觉到父母很高兴,在外念中专的儿子回来了,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骄傲的。

很快就要过年了,我基本没事就躺在炕头上,看着父母忙忙碌碌准备过年的东西,时常能够听到父亲吹着小

曲,温馨而又幸福。

除夕这天,父母可能觉得我长大了,于是有了第一个喝酒的春节。

我喝啤酒,父亲喝白酒,不像在酒桌应酬那样推杯换盏,我们各人喝各人的。酒喝到了肚子里,上了头,醉了心。

1991年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年除夕我还是喝啤酒,父亲还是喝白酒。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记住了我喝冰啤酒的习惯,每到除夕这天的早晨,他就会放十几瓶啤酒在冰柜里,等我与他一起喝。

有一年,我喝了一瓶啤酒再没喝,